

枯骨

中册



司马紫烟 著

枯骨令

司马紫烟 著

(史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内容提要

十余位少女，突然接到神秘的“枯骨令”后，纷纷出动；原来她们不懂武功，但刹那间便成了武功高强的杀手，闯到江湖上胡作非为，滥杀无辜，一件件血案震动了武林。同时，酷似当年在江湖赫赫声威的奇女冷面罗刹的年轻女子苏蛟，冒其威名也到江湖上狂屠乱杀，但她的行动却为名叫高栋的年轻侠士阻止。两人在多次冲突并经历了种种极为恐怖的事件后，消除了误解，产生了爱情。后两人深入虎穴，探知了血案中的秘密，并终于破获了以“鬼宅”为基地的江湖黑帮，为亲人报了仇，为无辜受害者伸了冤。而真正的冷面罗刹因练功走火入魔失去了武功，一直为歹人利用，这时也重见天日。而苏蛟成为了她奇功的唯一传人。作品情节曲折，故事惊险，可读性极强。

目 录

第一章	枯骨令	(1)
第二章	冷面罗刹	(49)
第三章	恶梦重温	(89)
第四章	血海深仇	(215)
第五章	人世鬼窟	(281)
第六章	魔踪	(346)
第七章	天阳地阴	(429)
第八章	曾氏兄妹	(494)
第九章	石牢奇险	(531)
第十章	溯源归宗道始末	(597)

第四章

血海深仇

一夜过去，星月早隐，红日东升。苏蛟仍睡眼朦胧，这一觉，睡得十分甜美，然而竟犹未尽，仍是周身困倦慵懶，不想起身。

她瞄一眼仍在端坐不动的梨迅，心里惊叹，这小子硬是坐了一夜，也真亏了他。昨晚她入睡前，还隐隐对他怀着戒心，恐他面上装做君子，趁其不备便做出小人勾当，她硬要野宿，实也存了试一试他的心，不想，这梨迅还真是个君子，不由她不暗暗佩服，而对他的戒心，也顿时消弥。

梨迅仍在练功打坐，苏蛟竟又沉沉睡去，好似离山以来，她连续劳顿，需在这一刻全部补还。

梨迅所练，是门高深内功，一夜练下来，已入忘我之境，若苏蛟不唤他，绝不会止歇，于是这二人竟一睡一

坐，耗去了半个白日，待苏蛟再次醒来，已是正午。

她一看太阳，叫声妈也，跳将起来，见自己又睡了半日，不觉好笑，然而一望梨迅，心中更奇，梨迅闭目端坐，黑黑一个套儿罩在头上，可想象出他口带微笑物我两忘的样儿，他竟又打坐了半日。

苏蛟暗道，这是一门什么样的内功，他练得这般深入。我是否叫他？抑或让其自行休止？这时，还有个异样的冲动在激动着她，便是想看看这梨迅倒底是个什么样儿，她不觉悄悄逼近。

但她刚欲纵身扑上，扯去他头罩时，又犹豫了，怕梨迅会认为她是突施偷袭，不知为何，她不愿起这个误会，而过去，苏蛟对突施袭击，从来不当回事，并不认为这有损武德。因为师父从未把武德这种概念，教诲于她。

苏蛟退到小树林里，从马背背囊里取出干粮，慢慢吃了些，她的眼睛一直看着梨迅，带上了从未有过的迷惘神情。

又过一个时辰，日影微斜，苏蛟方觉时候不早，他拾起团小土块，轻轻弹了过去。

小土块落到梨迅身边，他睁开眼，跳将起来，抬头看天，叫道：“妈呀，都什么时候啦！”

苏蛟笑道：“我以为你要这般练到天黑哩！”

梨迅走过去，直嚷饿，苏蛟将食物摊开，任其自用。梨迅坐下，毫不客气，大刀快马，吃了个干净，吃完还欲找。

苏蛟笑道：“大肚汉，我这里再无食物可养你！”

梨迅遗憾非常，不住啧啧。这啧啧声猛地引起苏蛟注意，她疑惑地盯着他，但什么也没有说。

吃完后，二人牵马回到路上，径往达州而去。

因在道上耽搁时久，到达州城外已是夜半。达州也算是一方重镇，城池颇大，护城河绕镇而流，几处吊桥已起，因夜深，竟是城门关闭。

梨迅大叹其气，道：“怎么办，终不成又在这城外露宿一晚？”

苏蛟不答，梨迅又问，却见她狠盯着城廓泪光莹莹。

梨迅大奇，嚷道：“嗨，姑娘，你这是怎么啦？是行路累了，是因错过宿头不高兴，还是我中午吃完了你干粮，现在突然想起肉痛？”

苏蛟仍不回答，两行清泪，却如珠断线，滚滚而下，她脸上神情既冷且硬，让人一见，的确会想起当年那杀人不眨眼的冷面罗刹！

梨迅拉拉她，道：“喂，你到底搞什么鬼？这般哭哭啼啼，倒象是我欺负了你似的，说啊？”

苏蛟抹去泪，道：“你记着我在道上说的话么？”

梨迅道：“你说了那么多话，要我全记，可记不来。”

苏蛟道：“我问过若有人要你助一臂之力，帮真报杀父母弟妹之仇你帮是不帮。”

梨迅道：“不错，我记着，怎的？”

苏蛟道：“眼下便有人向你要求了。”

梨迅道：“谁？”

苏蛟道：“我！”

梨迅道：“姑娘没来由怎的消遣我？”

苏蛟怒道：“我怎的消遣你啦？”

梨迅道：“天下人避君唯恐不及，谁敢去惹你父母弟妹？”

苏蛟道：“我说的句句是实话，你为何不信！”

梨迅道：“妈，果真有这种事？”

苏蛟恨道：“难道我发疯了，没来由去咒我父母弟妹死亡？！”说着，她泪水又如泉涌。

梨迅见状，不似作伪，知其言不虚，心中却骇然道，谁恁地大胆，敢杀这女子的家人？原来她流泪是为这个。

苏蛟见他不语，冷笑道：“你那些话都是骗人的？”

梨迅大急，忙道：“谁骗人，我说到做到，你仇人在哪里？我们便联手对敌！”

苏蛟一听大喜，道：“你真真援手？”

梨迅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苏蛟一指达州城，道：“我仇人就在城内！”

梨迅既答应相帮，立即摩拳擦掌，叫道：“既这样，我们便去啊！”

苏蛟道：“城门已闭，奈何？”

梨迅道：“放马儿在野地吃草，我们翻城墙！”

苏蛟道：“好，就连夜寻仇，说实在的，我已是一刻也忍耐不得了！”

二人将马牵到一片草坪，放了缰绳，任其自去，解下背囊负了，便疾奔护城河。

护城河宽数丈，想一次跃过，谁也没这份功力，二人

不觉瞧着黑幽幽的河水怔住了。

梨迅想了想，道：“这边来。”

他领着苏蛟来到一座吊桥前。吊桥虽已升起，但尚有大半伸到河面，只不过是向上斜着没放平罢了。

苏蛟估量了一下，道：“使得！”

梨迅道：“我先过，若掉到河里，做了溺死鬼，你也不用再试了，明年今日，你便在此烧一堆纸钱，我便从水里升上来收冥钱和吃水饭。”

苏蛟明知他说笑，仍道：“别讲这没彩气的话儿，也不怕让人担心！”

说完，她自己一愣，脸上猛地发烧，暗道，我真的关心起他的安危来了么？

梨迅并未注意她的尴尬，笑道：“有言在先，免得你到时候小里小器，舍不得多烧纸钱！”

苏蛟不出声，只默默地瞅着他。梨迅这时瞧得亲切，一提气，双足发力，轻轻“嘿”一声，高高斜纵而起，有如一头大鹰，向吊桥顶端扑去。

他身如疾箭，射到吊桥上定住不动了，苏蛟依稀看见，他是用双手扳住了桥顶端，直直挂在空中。继而，他一挺身翻上去，稳稳站在吊桥顶端的横木上。

苏蛟暗暗喝采，心道，好厉害的轻功，但同时她为自己耽上了心，不知能不能一次纵到位？

但如今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她强敛心神，全身蓄劲，将一口丹田之气提起，让其在四肢百骸，速即游走一遍，立觉内力充沛。她一声轻啸，点足纵起，如夜鸟投

林，向吊桥顶端飞掠。

但她的轻功，终究差了梨迅一筹，人落下时，劲力已衰，却离桥端竟有尺余！下边是幽深的护城河水，一落下去，后果可想而知，在那一刹那，她不禁大悔自己猛浪，竟然百密一疏，在护城河这儿丧了性命！

在她向下坠落时，苏蛟想的是，他会跳下河去救我吗？倘若，他也不会水怎么办？

这想法如电闪般一掠而过，在她身子经过桥端时，一支手猛地伸了过来，离她仅有数寸，她不暇思索，立即伸手抓住。

一道大力传来，她身让那手拉住向上疾扯，苏蛟借势一个倒翻，身子到了吊桥内侧，那手此时仍牢牢抓住她，直到她稳住了身子。

苏蛟一到桥端站定，冷汗淋淋，花容失色，悄声道：“好险！”

拉住她的自然是梨迅，这时，他笑笑道：“你会水性么？”

苏蛟惊魂方定，摇头道：“不会，你呢？”

梨迅笑道：“我也不会！”

苏蛟倒抽口凉气，险些妈呀叫出来，若梨迅不是臂力奇大，掌桩极稳，让带了下去，二人只好死在这护城河里。

梨迅瞧着她惊骇神色，笑道：“若两人齐掉下去，便是一对溺死鬼，那黄泉路上便好做伴了，只是水淋淋的，定然极不舒服，而且周年祭祀，也无人来烧纸钱。”

苏蛟嗔道：“你呀，到这时还来开这种玩笑，刚才真吓死了人！”

她言语中调子大是温和，且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

梨迅笑笑，道：“我们走吧！”他沿着吊桥斜面，吱溜滑到底，站在那儿招手。

苏蛟也如法炮制，滑得下去。二人一前一后潜到城墙脚下。

上城墙比那过护城河来是小事一桩了，苏蛟笑道：“这次看我的！”她一点足纵起，直掠而上，转瞬即如鸟儿一般稳稳站在墙垛处。

梨迅卖弄精神，顺足气，腾空而起，跃过苏蛟头顶，落到城墙的楼门旁。

守城军士，猛见城墙上出现一男一女，还道是看花了眼，待提着腰刀跑过来时，二人早跃进城内，蹿房越脊而去，弄得那军士摸头不知脑，大叫奇怪。

二人在房脊上蹿行一阵。苏蛟叫稍歇。于是梨迅停下。

苏蛟道：“你在此稍候，我到下边认认路径。”

梨迅依言坐下，苏蛟纵下街道，梨迅见她东钻西蹿，须臾便捉住个打更的，在街角问了些什么，然后返回。

梨迅笑道：“探听到地方了？莫不把那守更老头吓死？”

苏蛟点点头，道：“随我来。”她低伏高蹿，径向东南方向奔。

不一会，二人来到一座墙院外，苏蛟轻声道：“是这里

了。”

她一提气，纵向院内，梨迅自是紧跟着她也向院内纵落。

二人落地无声。院内静悄悄，灯火全熄，只有回廊房舍的暗影，在微微星光下显得特别黑重。

梨迅巡视一翻，突然有种异感，他有些迷惑地看着周围，竟呆呆地没动。

苏蛟轻轻碰碰他，低声道：“喂，你怎么啦？害怕了是不是？”

梨迅道：“好奇怪！”

苏蛟道：“怎的奇怪？”

梨迅道：“我觉得什么时候好似到过这里……”

苏蛟嗤地轻笑道：“你怕是在梦中吧，看你那样儿，现在就如在梦中一般。”

梨迅摇头，道：“也许是梦中到过这里，但那也一定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梦了…”

苏蛟道：“发什么痴，走吧！”

梨迅随着苏蛟走，愈走愈惊讶，他在脑海里努力回忆着什么，蓦地，他一惊，心道，除此之外，别无解释，其实我早就该猜到的，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事情还大大棘手哩！……如果现在苏蛟能看得见梨迅遮在头罩里的神色，定会大吃一惊，因为他脸上布满愁云，甚而带着极大的焦虑和不安。

苏蛟似对这宅院甚为熟悉，七弯八拐穿行甚速。不一会，她停下，仰望着一座二层木楼。

梨迅想，她要找的仇人莫非就在这里？这时，却见苏蛟从怀中摸出颗铁莲子，要往楼上射。

她手方扬，房间里却传出个苍老的声音，道：“哪路朋友今夜到鄙舍造访？”

苏蛟一惊，暗道，这老贼好深的功力，我们方到，他就知觉了。好在有梨迅这大帮手在，否则，能不能胜他亦是难说。

她俏眉一扬，厉声道：“章深老贼，出来纳命！”言毕，“锵”地一声，剑已出鞘。

楼上似乎很惊诧地“啊”的一声。旋即房门洞开，一个人影蓦然一晃，已到了跟前。这手功夫一露，苏蛟和梨迅都暗暗喝了一声彩。

星光微微，照着个银须修然的老者，他双目炯炯地瞧着眼前这对男女，露出迷惑不解的神色。

梨迅此时更不解，这章深何以会杀这自称冷面罗刹女子的父母？……他悄悄触触苏蛟，轻问道：“你是否弄错，是他吗？……”

苏蛟冷冷地道：“怎不是他！不是他，我千里迢迢跑来干吗？！”

梨迅心里一叠声叫苦。暗道，果然让我不幸猜中！唉……

他不死心，又道：“你有何凭据？……这老头可是个好
人！”

苏蛟一拧眉道：“难道我父母就是坏人？我弟妹是坏人？”

梨迅给抢白得一时语塞，心想，只得看一步，走一步，便不再说话。

这时，章深道：“二位是来找老夫的？”

苏蛟道：“没错，是找你！”

章深道：“刚才是谁说要老夫纳命？”

苏蛟哼一声道：“是我。”

章深当年在江湖上名声远不如王思桐，且深居简出，故并未参与追杀冷面罗刹，也不识其貌，望着苏蛟，甚感陌生，道：“姑娘，你我素不相识，何出此凶言？”他为人涵养极好，和言悦色说来，并不生气。

梨迅暗暗点头，心道，不愧是武林名宿，风范自然不同。

苏蛟却不睬这套，喝道：“你不认识我，但闽南剑客苏太夫妇你可认识！”

章深闻言一震，道：“闽南双剑，认识，怎的不认识？当年他夫妇俩纵横江湖，确是一代英才！”

苏蛟怒道：“要你假惺惺称赞什么？！”

章深怪道：“闽南剑客曾与老夫有过交情，老夫佩服其武功人品，怎的赞不得？”

苏蛟双目欲喷火，泪光早显，道：“老贼，你杀了他夫妇俩，如今却在这里说什么屁话！……”言毕，她再也忍不住，两行清泪滚滚而落。

章深大惊，道：“绝无此事，姑娘，你好端端的，怎么血口喷人！”他涵养虽好，却也面显怒容。

梨迅知道这里边必有重大干系，道：“二位是否将此事

细细说明，都不必动肝火？”

章深看了梨迅一眼，心想，这人不以真面目示人，却又象是个调解人口气，好不奇怪。难道他与这女子不是一路的？

苏蛟却瞪着他，道：“梨迅，你早先怎的对我说来？！”

梨迅道：“我是怕……怕这里边有什么不对……”

苏蛟道：“是我不对，还是他不对！”

梨迅道：“是这事情可能不对……”

苏蛟道：“他杀了人，今天便须偿命，这又有什么对不对了！”

章深佛然不悦，道：“姑娘，你这么口口声声说我杀了人，不知有何凭证？”

苏蛟报仇心切，咬牙切齿道：“我自然有凭证！”

章深冷笑道：“好啊，便请拿出来。”

苏蛟一晃手中剑，厉声道：“这便是凭证！”

章深何等身份武功，平日里自然不屑和一个年轻姑娘动手，但眼下是对方太过盛气凌人，他本欲再做解释，张了张口，却什么也没说，而是怒容转盛，道：“姑娘既不讲理，那是到章府考较老夫武功来了。章某虽不才，但寻常在江湖上也没人敢口齿轻薄一声，以你小小年纪，便要在这里撒野，是不是早了些儿？”

苏蛟喝道：“什么早不早，老匹夫，亮兵刃吧！”

章深冷笑道：“与你这种无名小辈动手，也要亮兵刃，岂非笑话？”他是江湖上有名的刀手，章家刀凡习武之人皆知，他想的是，若用章家刀法，便胜了这小姑娘又有何

味，弄不好还让人说以长欺幼，故决定空手与其过招。

梨迅知章深拳掌虽强，但与其刀法相比又逊色多了，心想，若不用刀对付，大是糟糕，他不知此女的能耐，却不是自找其辱？忙一跃而前，拦住二人中间，道：“章前辈，闻说章家刀法变化无穷，威力奇大，何不亮上一手，让小辈我一饱眼福？”

章深一愣，不知他这话何意，而苏蛟则喝道：“梨迅让开，你是来助他的，还是来助我的！”

梨迅不得已，怏怏而退，苏蛟揉身而上，一开始就使出了狂飙快剑中精妙杀着，剑光闪闪，攻向章深。

章深原存藐视之心，不意此女剑招如此凌厉快捷，狠辣无比，不觉大惊，急忙后纵丈余，躲开这狂风骤雨般的斩杀。这下，他神色慎重，凝神对敌。

苏蛟一开始就占了上风，便得理不让人，长剑一摆，欺身上前，又是一轮快剑。

章深终究是老江湖，身经百战，功力深厚，最初的惊骇过去，已沉下气来。见招拆招，在苏蛟的剑影中穿插闪避，让她第二轮快剑全都落了空。

苏蛟剑招虽落空，但仍强在全是进手招数，而对方仅能化解，并不能反击，于是将一套狂飙快剑，使得泼风也似，不让章深有喘息之机。

章深沉沉稳稳地一拳一掌拆解其剑招，对方虽伤不着自己，但自己的攻击能力也异常有限，竟陷入只能自保的被动局面，而苏蛟的攻击却不断加强。源源不绝的内力，通过剑锋发出，逼得章深慢慢后退。

梨迅在一旁既紧张又大叹其气，不住想寻思个法儿，让二人罢斗。但这时，二人已斗到酣处，除非干预，又怎的叫他们停得下来。

在争斗的二人之中，章深越斗越心惊，他实弄不清这位年轻姑娘，怎来这么强的内劲和如此精妙的剑法。他此时自忖，若以章家刀对，或尚有胜算，而这般空手过招，败北只是迟早的事，不由暗暗心焦。

苏蛟在心中其实也惊叹这老儿了得，她出梅竹山后这几战，只有这章深能与之对抗这么久，而且是空手对她刀剑，她想，师父说若我早几年寻仇，必不是对手，此言非虚，便是现在他若有兵刃，我能否取胜，还在未卜之间。看来，我只有趁此良机速胜，毙这老儿于剑底方行！

想定，苏蛟清啸一声，剑光暴长，又加重了剑上内劲，剑招一出，嗤嗤发声！

梨迅一见就知不妙，暗暗蓄势，心想，说不得，只能这样了，若出现险情，只得出手相救。

苏蛟这时，剑尖抖动，一招“万里风雪”，已罩住了章深周身大穴。她突然在剑招要出未出之际，左手猛地拍出一掌，逼向章深右肋。

章深正全神贯注，设法拆解她这招“万里风雪”，不料强劲的一掌，出乎意料地从剑影中穿出，一下把实的剑招变虚，而倏然穿出这掌却拍实！

梨迅叫道：“使不得！”揉身便上。这时，却有柄剑，突然从天而降，直斩苏蛟颈项，一人娇叱声中，从暗处射出。